

寶應縣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

序

北觀序

程敏政

寶應陶君成懋學蚤負大志以經術取鄉貢如拾地芥其天才橫發如天馬之不可羈識者疑其所出或難中繩矩而懋學當作意處反佻佻類處子拂士一點畫不苟蓋士之所負有不可知者如此懋學以其暇日隨筆作山水花鳥人物往往逼宋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一

一

人不說近代五七言古律詩宛有思致篆隸書亦高古不逐時好予心竊異之曰世乃有才子若斯人者邪惜力不足以振之而懋學亦崛然必思有以自振雖居當路強有力者恒藐之不恤也一日告予曰成故嘗登金山眺吳門縱舟西湖觀潮潮江思起古豪儁而上下之呼酒放歌以盡東南之勝不知者或目成爲俠冷成數益畸諧益寡矣然氣則益振自分非師成者不可以屈成也聞自京師出居庸踰上谷入雲中其山雄拔其水悲壯其

人勇而尙義將徃游焉歷訪古戰場及所出沒
成敗或得其詳於退校散卒之口其必有可喜可
愕可頌可罵者豈惟足以昌吾言進吾之所能成
異日獲不奔進於南宮奉大對當一抒胸中之奇
以自效于聖代然不知者又將俠成矣成豈恤是
哉予奉使南京旣歸則有見之於上谷者矣久之
云巴在雲中凡文武鉅公開闔建牙其地者爭延
致之恒恐其去然懋學性疏爽不可拘繫雖甚相
好者得其字什五得其詩什三得其畫什一然卒

有不得者其性然非固闕以求售者也間一還京
師久之又將北行曰成志未愜將極登覽以盡西
北之勝且告於其所還徃維時仲秋關塞早寒禾
黍旣登草木漸變吾知懋學撫流光而飶大觀其
所畜益充所發益工清曠之懷益浩乎其不窮豈
以一世之榮悴爲戚欣者哉昔宋陳亮負才卓犖
俯視一世雖遇朱子亦不爲屈其後卒魁天下而
論者以亮經濟之策迄不得施爲深惜士固不可
知也矧懋學近更其字爲敬學益將歛華就實而

慕爲處子拂士不獨其所製作然也則其所至
將有予不及知者乎於是西涯學士爲作北觀二
字於卷首而詞林諸君子繼聲其後予特爲之序
焉

山帶閣詩序

楊慎

維揚朱子射陂以拔藻相契近以其藏稿寄余批
評細閱之皆快心可傳者苦無金刻之乃秘篋中
携至邛州北川陸公見而珍之而屬慎以序嗚呼
詩之說多矣古不暇枚數近日士林多宗杜陵于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一

三

矯健高古不爲無助而蹈襲其字剪裁其句與題
既不相似與人亦不相值曰吾學杜也可乎吾友
松溪安石公語余曰論詩如品花牡丹芍藥下逮
苦棟刺桐皆具有天然一種風韻今之學杜者昏
牡丹芍藥耳而輕薄者又有拆洗杜詩活剝子美
之朝噫是詩法一變而一蔽生也余方欲剗其蔽
以俟知音獨見射陂子之詩孳然當於心蓋取材
文選樂府而憲章於六朝初唐不事蹈襲不煩繩
削可以鳴世可以興後矣曾以詫於禺山張子張

予曰太白以建安綺麗下足珍昌黎以六朝衆作
相譁噪子何尊六朝之甚也余應之曰文人抑揚
太過每每如此太白之詩僅可及鮑謝去建安相
遠昌黎之視六朝則秦越矣如劉越石之高古陶
淵明之冲澹可以六朝例之哉爲此言者昌黎誤
宋人宋人又誤今人也今之學詩者避宋如避瘧
而伐柯取則猶承宋人餘窳之論毋乃過乎張子
欣然曰非夫子之發吾覆也吾幾誤一生并著其
說于此兼以斬印可於北川云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一

四

吳曰南詩集序

王世貞

觀察使者雩都李公爲余言故守寶應令時邑諸
生有吳曰南者其年差長於公公不以弟子蓄之
置之客席而曰南亦不敢自居客兩人交折節而
談古文辭甚洽也俄而公出一編凡數種有觀樞
稿竹西集白雲稿折麻集水影堂編月舫集曰南
之詩若文皆在焉又出一牘名爲上李公而中皆
齒及余以丹鉛之職見屬余不佞獲卒業焉則其
詩辭肯清麗神采流暢發端必工尾結必道有色

不聲不露蹊逕吾不知於大曆貞元何如置之
萬之際灼然巨擘也文之取材尤更古雅雖降而
就時趣左馬翩翩之步自不能掩夫淮南水清而
土沃最爲文采風流之地至明興而稱操觚之儁
能追踪古之作者指不可多屈寶應濱湖小邑耳
而有朱升之叅政與其子九江守子价升之善何
李故其趣正而平子价善楊用修故其詣險而麗
升之之長在風骨子价之長在才情升之有體子
价饒態雖父子並振而文武異用其在曰南可謂

能兼之矣夫豈唯能兼之抑且折衷矣李公言吾
物色淮南諸名士當意者獨一吳曰南夫子胡尙
未知也夫余於天下所操觚者靡不聞風而見趣
其姓名與其辭皆能舉之乃其知曰南何晚也非
李公幾失之雖然猶愈於終不知也公又言曰南
以歲薦危得官棄而徜徉乎寂寞之野夫豈亦函
牛之鼎不可以小烹要其中必有以自信而自樂
者嗟嗟如既有以自信而自樂何所藉不佞爲公
曰彼非藉子而後信且樂其信且樂當藉子而樂

且天下知之不爲多一人知之不爲少楊子雲方對鴟夷而草太玄意若無所營者至天下皆以覆瓿而得桓君山之一諾謂子雲不躍然起吾不信也遂次其語曰吳曰南集序

離騷纂註序

姚希孟

自晉人有狂談而几案頭不置離騷一編若以爲不韻然讀其書者徒以爲驚采絕豔比於楊馬之屬其於離騷不啻河漢合經術同詩雅庶幾近之矣而微棕婉悻猶若解若不解也自古忠臣去國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一

六

其人多疆直自遂掛神武之冠至於黃馘而不可復彈裏尸鴟夷迹同比干乃欲抉其目以觀越兵之入吳何懟也若夫信見疑忠被謗已矣行且休矣而宛轉唏噓悽悽惻惻如貞婦之見放誼無再適宵燈魂夢常婉變於故夫之旁一讀一思令人泣數行下但臣主恩義之間乖匪無門合亦有道譬相如賦則長門幸申涓奏而玉環召離閭闔沈沈而宗卿貴戚又非疎遠小臣比豈微呼吸一綫可以代爲行媒而原之言曰何必用卽用亦惟其

拙者徒恃夫芳雜澤糝昭質未虧以待終風之徐
悟而欲其謝繩墨附佻巧則曰溘死流亡不忍爲
此態也嗚呼此原之所以爲原也後世讀離騷者
綺麗目之不得卽徒以慘怛勞苦目之不得惟太
史公捃摭數家之旨而曰志潔行芳爭光日月差
爲靈均吐氣入明而有劉子靜之者起淮揚間弱
冠升朝引天下之事爲己責又攻苦問學被服造
次動以聖賢爲期神太勞志太果工力太猛卒以
清羸不勝劇而死死之日海內豪傑恨不能百身

贖而余伯舅文起先生知靜之最先於髫彼之年
百數十人之中一把臂而成石交故其物也旣踰
次其遺事又檢錄遺笥得其離騷註一卷手自點
定而顧爲希孟曰是書也存不當與屈左徒千古
上下兩兩相印哉屈子所自矢者耿介卽許堯舜
亦直曰耿介靜之生平磊落忠孝大節弗具論嘗
有一柄人渡江而北冠蓋麇集折柬要靜之靜之
方棲焦山以書報曰河魚腹疾奈何謝弗往卽此
一事較之紉蕙漉而佩秋蘭其耿介有少媿耶否

其靜之登仕版僅十一年世不能竟靜之用然亦不敢廢靜之靜之一飽苜蓿未嘗忘聖明恩而遐覽時事刺目癡心耻爲小夫之節固曰無若悻悻覲就具臣之列又曰不可則止於二者酌而衷之而得臣道之鵠焉曰屈左徒氏所以手其書不忍讀讀又不忍去丹之鉛之而不覺借事以相發也然則靜之自有離騷何註之有然靜之有離騷而以示後之爲上官大夫者不曰考亭之裔言則曰長沙之流憤又借以爲聖世孽矣非吾舅氏誰任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一

八

其傳者

喬御史讀書劄記序

朱彝尊

先太傅文恪公克天啟二年會試總裁官是科中式者四百人得人稱最盛寶應喬公與焉公自中書科舍人擢監察御史兵後築室柘溪之陽田依山屐不入城府年八十有七白鶴降於庭東南隱居之彥咸賦詩記其事叔子中書舍人曰萊字子靜與彝尊定交京師世好彌篤歲在癸丑中書君以省公歸彝尊送之宣武門右期以南還時一謁

公比予歸再游京師道出寶應則公已卒既而中書君同官江都汪君季與携公讀書劄記述中書君之言屬爲序藝尊不敢辭竊嘗汎觀今昔講學之儒多輕視夫出處之際問之則曰吾將行吾道也迨旣致通顯初未有兼善天下之效卒之或并不能獨善其身蓋枉已未有直人者必患得患失之心盡去出處進退毅然不苟然後可以言學也公之學一主乎敬而又審夫進退出處其立論藹然不事詆訶排擊遇紛綸同異之辨微折其非顯

歸於正由其養之有素而出之有本故能遯世無悶老而益勤惟其獨善斯可兼善天下後世者與藝尊總角時公奉命巡按浙江旣入境屬吏伏謁道左公首問先太傅第宅所在吏以鍾秀坊對旗蓋闕於藉袞之橋公自巷左舍車徒行百步入自門升階肅衣冠拜祠下復坦步出巷之右乃登車鼓吹導以行鄉之父老至今能道之則是公之平生蓋無時不敬非至暮年講學始然也注君聞之瞿然曰是宜并書之可以愧弟子之不敬其先師

考

王築夫白田集序

朱彝尊

文章之敝患在亟見其才亟見其才者其學有未
京也善文者足以達其辭而已易曰修辭立其誠
故惟充實而後光輝乃見義之至則辭無不工彼
意在求工而後爲之誠之不立雖屢變其體以銜
於人吾見其僞焉耳矣夫太常之樂不在悅耳聽
之者恐臥然以奏之園丘方丘則天神地祇可得
而致若夫跳丸嫋索掉險竿誼鼓笛一時視聽鮮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一

十

不惑焉試之再三則索然意盡無他出之也僞斯
其聲儼易滅也白田王築夫學古文四十年立言
淳質若惟恐其辭之工者由是與時迕老而益窮
其言曰今之爲古文者僞而已予惟去其僞焉工
拙非所計也嗟乎文章之道豈有外於是哉如築
夫者可謂有才而不亟於自見也矣吾故序之以
見姦聲獲雜之際猶有能道古者

喬石林賦草序

汪琬

先是

天子既下薦舉之詔四方搢紳降及山林韋素之士咸集

闕下諸以才藝相炫燿者甚衆而中書喬子石林尤能絕出其輩行當

御試文賦之日侍衛諸近臣環列左右他人方濡墨屬稿作嘯嘯瑟縮狀石林則已展卷疾書千餘言立成起顧日晷猶未昃也琬與同試者旁覘其所爲未嘗不太息折服旣而石林名在第五琬亦濫廁五十人之列奉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旨授翰林院官將其入史館有日矣於是石林盡出平時所擬賦草示琬凡如千篇琬受而讀之見其命意則根體要摛辭則趨雅正故能麗而不淫典而有法信乎其華國之選也或謂賦家安於侈靡史家安於簡直二者之學不同今使石林以賦才司纂修得毋用違其長與琬曰非也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古之所謂大夫者求諸周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之屬皆在焉不必其無兼才也劉向揚雄

之於漢也蓋嘗葺天漢以後諸故實訖於元
成哀平以續史記矣及考其騷賦之作則又
卓然有名如向之九歎雄之長楊校獵反騷
諸文是也世稱班固漢書文瞻事詳過於史
遷而東西都賦則又敘述山川之險都邑之
雄宮闕掖庭之麗而究歸於靈臺辟雍明堂
風化之盛其辭閎深灑行雖後有作者研思
十年亦不能稍加焉孰謂長於此者必不長
於彼與石林之爲良史才吾卽以其賦知之

矣抑琬猶有感焉魯賢歎爲賦乃俳史遷亦
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二者之學見輕
於前代如此比者

天子恢張文治尊崇儒術其於薦舉諸臣徃徃錫
之以金粟勞之以饗燕繼又寵之以清華絕
非前代所及使盡得石林輩兼才以應之是
誠可以不媿顧琬則非其人也蓋自予告以
來才華刊落舊聞放失旣不能出駢四儷六
之辭以續騷頌又不能網羅勝國之典章上

下二百七十餘年之人物以資筆削乃欲
趨石林之後塵其能勿汗顏而接手乎方
惴然以上羞

朝廷下貽藝林之玷爲懼宜乎讀石林諸賦而不
勝其羨且慕也遂援筆序之不獨暴揚其賦
心之工亦欲以史才之良如揚班比者厚致
望於石林云爾

使粵集序

陳廷敬

孔子言詩獨與賜也商也則詩之可與言如此其

賈應縣志

卷之二十一

三

難哉今名爲能詩者日益衆而出於唱荅贈酬者
爲尤多何也豈其今之賢多於商賜歟孔子游於
七十二國之間所交君卿大夫獨數稱鄭僑蘧伯
玉之賢蓋其取友之難又如此喬君石林校士使
西粵歸裝得所爲詩若干篇最先以示余石林行
萬里江山瑋麗之觀天地淑靈之氣豈無其人馬
可與石林頡頏頡頏上下予汝相唱和者乃獨以其詩
快意孤吟浩然有以自得凡嚮所謂今之詩者泯
然無一有焉然後知石林能得言詩之意而致慎

其難也石林以文學知名士爭慕與之游而願不以余之不肖勤勤懇懇辱與之言今之時得無有僑伯玉其人者而余願石林之取友必以孔子爲法也

使粵集序

王士禛

西粵介在五嶺外於古爲荒服士大夫非游宦奉使則不得至焉然其山川特奇秀隋拔甲於天下而物產之瑰異若珍木靈藥犀象孔雀翡翠之屬率爲中土所貴重故韓文公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一

古

有遠勝驂鸞之句而石湖范氏至取其語以名其紀行之書其山川可愛慕至於如此然自唐宋以來多爲流人放逐之地或者又謂其地多瘴癘風俗雜穢獠談者遂視爲畏塗卽有高流勝士其才情筆墨足以發山川之靈秘狀草木鳥獸之怪奇然徃徃不勝其幽憂侘傺之感自非挾奇懷曠政者輒不能出其才思以與山川相發若夫至而樂其風土巖岫旣去而不能忘又取其風物土宜緝爲

一書以傳於四方若范氏者自唐宋以還吾
見亦罕已翰林編修喬君子靜以康熙二十
年冬奉

命典粵試徃返半歲有詩若干篇編爲一軸至
京師以授予初君之被命也人或遠之君應
曰否否予聞西粵山川舊矣顧遠在七千里
外度足跡無由至焉今以

天子命徃得盡攬湖湘桂海之勝固予志也雖遠
何害於是聞者交歎慕以君奇懷曠致爲不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一

五

可及今觀卷中諸篇自洞庭瀟湘南岳九疑
以至零陵桂林諸名蹟犁然皆具而其詩又
奇秀峭拔與其山川相似自范氏已來歷五
百載而得君以繼其後豈偶然哉至於磨崖
黨籍碑數篇於興亡消長之際尤不翅三致
意焉又非僅侈登臨游觀之美已也他日雖
與石湖之書並傳可矣

使粵日記序

潘耒

昔人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稱通人

夫所貴於足跡之遠者以其原本山川諮詢風俗大而阨塞利病小而草木蟲魚靡不究其情形窮其變態然後可與言遊如第日至其地而已則賈人郵卒所歷較多亦可以爲遊耶今士大夫每浮慕馬遷相如輩風流喜言遊覽比有公私行役遠者或數千里所過山川名勝不知其幾也而意趣不在是徃徃覲面失之則亦賈人郵卒之爲而已於遊何預焉喬侍讀石林以康熙辛酉典較粵西粵

西去京師萬里多瘴癘又新創於兵人率憚其荒遠君曰奉使臣職也東西南北唯

天子使險易何擇焉且吾聞桂林山川奇秀甲天下又當取道洛邢出汝潁絕漢涉江徑雲夢浮洞庭上瀟湘循衡山轉九疑是皆古名人才士憑弔遊詠之區向所欲至而未能者今往觀焉實獲我心聞者皆壯其言比君往果悉行其意雖迫於嚴程而所至探奇訪古一徃情深試事既畢遂徧討桂山濰水之勝窮

幽極怪有柳柳州范石湖所未到者旣形之
聲詩雕鐫刻畫使無遁情而途中日有筆記
復成一編雖造次點筆而文采斐然造語肖
物能使難狀之景如在目前至於援据圖經
序述風壤撫今考古班班可觀而問民隱觀
國俗憂天憫人之思表忠排佞之志亦時時
側出於行間吾見世之善遊而且善著書以
鳴其遊者莫喬君若也夫陸賈越行之紀不
妨與新語並傳放翁入蜀之記從來與渭南

比美君久居禁近高文大篇讜言宏議將垂
之無窮姑以是編爲長離之片羽籠葱之一
節不亦可乎君以余雅遊刻成屬余序之